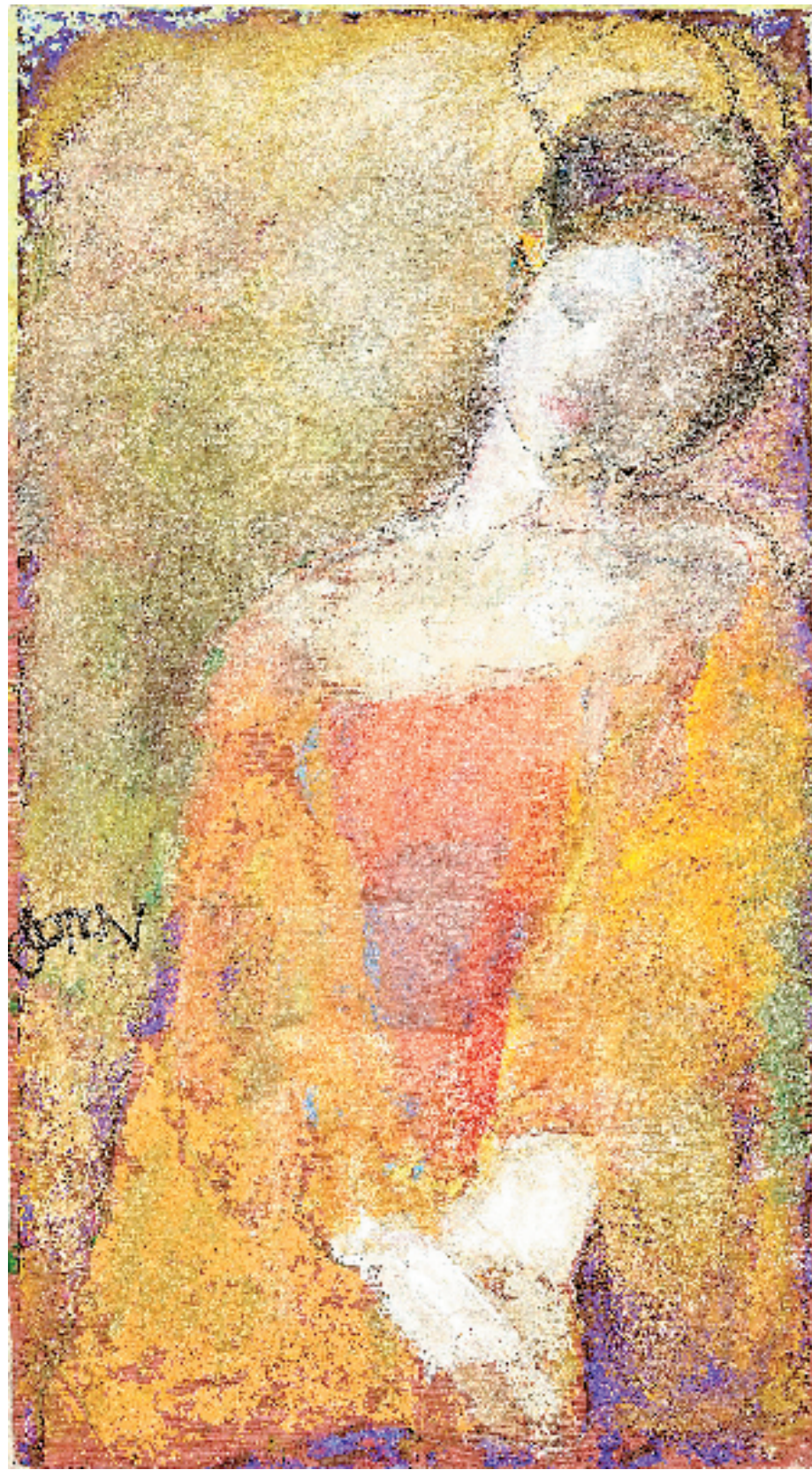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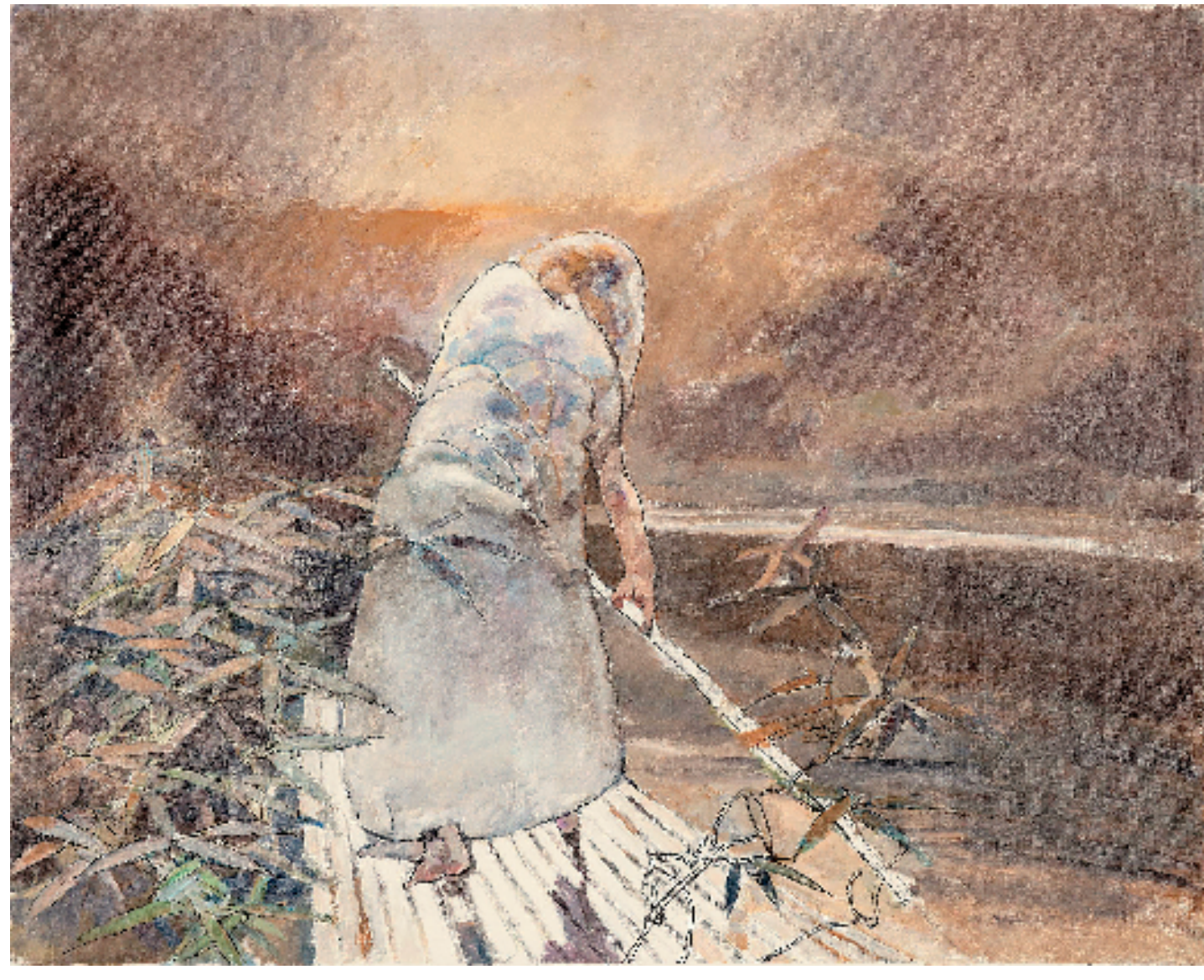




石虎 蛮弓 81×43cm 2017年 布本重彩



石虎 晴平 85×47cm 2019年 布本重彩



石虎 叠石 146×82cm 2020年 纸本彩墨

## 写在采访后

石虎先生的回答认真而诚恳,整理完文字,很是感动。先生的经历完全是一部丰富的巨著:大江南北、五湖四海的行走,从农村到城市到国际再回到农村,经历了新中国艺术发展的所有重要时刻……如今走入耄耋之年,尚记得孩提时代那些不起眼的小事、数十年前游历过的地名、不经意间结识的朋友名字,也还对当下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饭一蔬有细微的体察关注……而在艺术和精神层面,我们感受到儒释道在石虎先生身上巧妙圆融的结合——对艺术的追求是执着而勇敢的,对人是宽容仁厚的,而对于生命,则是自在超脱的……

我们不可能通过一篇采访去完全了解先生的艺术和生活,但我们至少知道先生是健康的,安宁的——这对于朋友而言,便是极大的幸福!在此,我们谨代表广大读者,还有千千万万热爱石虎的朋友们,送上祝福:愿先生在世间的每一天都康健、遂意。

90×80cm 2006年 布本油画

(上接第19版)

记者:相比较都市,乡村生活是否给您带来不便,如医疗等?

石虎:是有的,前年腰腿有问题,去年秋天我中风,去北京医院治疗一个月,医院一查,有很多问题。今年眼睛也有点问题,我可以写字画画,但书报的很多字看不太清楚,要阿平念给我听。我今年80了,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老字,老是自然的,所以,与其把宝贵的光阴用来治病,不如不治,反正也治不好。快乐生活,人不能抗拒老,所以医疗不便等问题对于我来说就显得无关紧要了。

记者:请您谈谈北方农村与岭南山野,两者之间的生活体验有什么不同?

石虎:我是个北方人,北方天地给我的本性是丢不掉的,我六七十年代就有感于南国灵秀,曾写过诗句,“蛮天无土不灵魂”。神州大地给了我许多滋养。

记者:从北方乡村生命最初的记忆,到晚年“隐居”岭南山野,这是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回归?请谈谈您的切身感受。

石虎:好像不能说是回归,艺术家寻找到他适合创作的一个理想的所在,实际上是对他生命、灵魂和自我的一个很好的安顿,我现在老了,但是我的创作理想还在继续,真正的回归,是创作理想的终止。

记者:您有离开岭南乡村的打算吗?

石虎:我没有,阿平有。因为山下村小学只有三年级,四年级以上都没有,为了小孩上学,离开也很自然,未来的事未来再说。

记者:当下也有很多年轻人(青年艺术家)选择回到农村创业、生活,您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?是否有什么建议?

石虎:没有建议。年轻人的选择是年轻人的意愿,我理解。

记者:您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浙江美术学院(现中国美术学院),可否请您回忆一下在杭州求学、生活的记忆?

石虎:1959年,我17岁,当时我被北

京工艺美术校保送浙江美术学院,教我的老师们都是工艺界的大师,那个时代国家非常重视民族艺术,所以请他们到大学任教,他们一个突出的理念就是强调艺术传统在民间和艺术作品的原创力,这对于我后来的艺术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记者:如您前面所说在岭南自在的生活状态以及良好创作心境,这其中多次提到阿平女士,最后,可否请您谈谈对她的评价。

石虎:人和人之间的因緣是宿命的,谢谢老天爷。人生不容易,几十年风风雨雨,我唯愿她一生都自在、安心、勇敢、快乐!



石虎 春妍 84×60cm 2018年 布本重彩